

# 小說

(平湖)

期既屆。阿姍遂偕阿六同附鄉船出

省。既抵步。即由阿六導之至寓宅

。宅在城西之某巷。蓋阿六與手帖

姊妹數人。所合資購置。爲退休之

道地者。阿姍既隨之入。見舍宇完

整。嚴潔無纖塵。廳事中供有觀音

像。尊。其後即爲各姊妹分居之臥

室。然大要皆以就傭故。不能常至。

故臥具雖設。而室內常扃鍵。界限

分割如鴻溝。居留宅內者。爲一華髮

半斑。老梳傭。蓋以年老退休。而

資望又最深。故由公衆推之爲主任

。至是既見客至。即欣喜承迎。阿

六稱老梳傭爲杏姐。且爲介紹阿姍

於其前。言此爲故鄉之戚屬。蓋來

省探親者。老梳傭隨滄客相款。且

絮絮問故鄉事。言吾亦鳳城產。當

與姑娘爲桑梓。近以故鄉常患盜

。故歸家時少耳。阿六既啓其室。即安置阿姍行篋於

而二。一。而一。總期赴任安然。

不聞頑民反對。不聞惡軍反對。飽

嘗其知事大老之風味而已。雖然

。民選者。民意也。錢選者。錢意也

。民意者。則在在宣狗夫民。錢意

者。則在在宣狗夫民。錢意

。錢選知事方赴任。正驛程發軛之始

。自當以錢爲目的。况花無量的金

錢。至今乃開始營業。有不求一

利而萬利者。誰其信之。然而銅山

金穴諸肥缺。如前清之所謂走十萬

。則民脂而外。地皮地骨。均不能視

。爲無足重輕也。地割地鑽。胡不傭

焉。倘幸而滿載榮歸。夾袋其必需

矣。不幸而風潮劇釀。草鞋又必不

可少矣。錢選諸君。其牢記吾言乎

。是爲序。

老梳傭不預列。邀之。則辭曰。娘請自便。吾以年來多病。念經持

素者已有年。幸恕欠陪也。阿姍聞

之。遂不復強。

是夕即與阿六同寢處。至夜分。尚

聞老梳傭喃喃誦經不輟。翌日。阿

六即易衣自出。言將往面醫生爲商

。無何復返。言醫索值昂。非

五十金不辦。不知汝意何如耳。阿

六曰。吾已至此。無論如何。萬無

斯可也。

不諸埋。但使行之而無苦。吾亦豈

斬區區。汝幸爲吾掛號焉。斯可也。

（未完）

。使專一縣土地之權也。今吸脂膏。而遺其土地者。所在而有。豈

故遺之。或未暇及之。向使官格欠

缺。對于人民土地。得其一而或失其

一。則扒界必非議之矣。今天下無

此愚。而扒界遂莫有非議者。地醜

。德齊。莫肯自下也。不肯自下。得

矣。運動成熟。金錢與情面。均獲

奇效。繳代工而膺選。得委狀而蒞

新。爭養負。控者銷。六局邊組。

百里出宰。皇皇然。派派然。新陸

大老爺。是否呢。紙轎。尊體制。唯

所欲。少爺騎駿馬。姨太坐藤兜。

錢選知事將之官。蜂子具草履一。

此錢知事也。此錢選知事之赴新任

也。知事堂聞而嗤之曰。錢選也歟

哉。民選也。民選也歟哉。錢選也

。汝小民。誠罔知。民選錢選。一

息。行者避道。孰不竊竊私語曰。

。汝小民。誠罔知。民選錢選。一

軍樂導其前。衛隊擁其後。觀者屏

息。行者避道。孰不竊竊私語曰。

。汝小民。誠罔知。民選錢選。一

息。行者避道。孰不竊竊私語曰。

繁劇。而地皮之厚薄。地骨之深淺。

。骨富探索。非徒爲民奴隸也。凡

民之居此土者。竭其脂膏。事其上

。使專一縣土地之權也。今吸脂膏。

而遺其土地者。所在而有。豈

故遺之。或未暇及之。向使官格欠

缺。對于人民土地。得其一而或失其

一。則扒界必非議之矣。今天下無

此愚。而扒界遂莫有非議者。地醜

。德齊。莫肯自下也。不肯自下。得

矣。運動成熟。金錢與情面。均獲

奇效。繳代工而膺選。得委狀而蒞

新。爭養負。控者銷。六局邊組。

百里出宰。皇皇然。派派然。新陸

大老爺。是否呢。紙轎。尊體制。唯

所欲。少爺騎駿馬。姨太坐藤兜。

錢選知事將之官。蜂子具草履一。

此錢知事也。此錢選知事之赴新任

也。知事堂聞而嗤之曰。錢選也歟

哉。民選也。民選也歟哉。錢選也

。汝小民。誠罔知。民選錢選。一

息。行者避道。孰不竊竊私語曰。

。汝小民。誠罔知。民選錢選。一

報出世

。李期宏十元。李炳燦五元。李崇挺五元。李炳樞五元。

袁奕韶五元。譚相盛五元。

新會李仍照五拾元。陳健堯二十元。

馬漢駿五十元。馬林本廿元。馬億倫廿元。馬榮重五元。

林金寬十元。余毓珍十元。

比利無馬銘鐸十元。卡忌利雷家華五十元。

馬怡政五元。喬碧伍炎勳口元。伍勳廉口元。

都郎度甄聖吟二十元。

林金寬十元。余毓珍十元。

卡忌利雷家華五十元。

都郎度甄聖吟二十元。

中學卅二期捐款開列

李期宏十元。李炳燦五元。李崇挺五元。李炳樞五元。

袁奕韶五元。譚相盛五元。

新會李仍照五拾元。陳健堯二十元。

馬漢駿五十元。馬林本廿元。馬億倫廿元。馬榮重五元。

林金寬十元。余毓珍十元。

比利無馬銘鐸十元。卡忌利雷家華五十元。